

曹可凡

随笔

刘铮

西窗记

回荡在“岐山村”的朗朗笑声

黄梅季节，天空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平日里喧嚣的愚园路似乎也沉静下来，路过靠近江苏路口的“岐山村”，往里探头一看，一排排新式弄房子修葺一新，宛如一位仪态雍容的少妇，风韵犹存。曾经不止一次，走进“岐山村”，登上发出吱吱呀呀声响的楼梯，穿过充满烟味的走廊，拜访文坛前辈施蛰存先生，不过，此时耳边响起的倒是香港主持人沈殿霞所讲述的有关“岐山村”的故事。往日时光里的那些寻常琐事，伴随着肥姐招牌式的笑声，更显得活色生香。

肥姐全家原本居住在“美琪大戏院”附近的“大华路”，后搬至“四明银行”楼下。由于父母移居香港，肥姐不得不借住于“岐山村”姑妈家，读书便在附近的“中西女中”，因为从小长得胖乎乎的，且皮肤黝黑，被同学冠以“乌克兰大黑猪”绰号，而其闺蜜，京剧大师周信芳幼女周采茨则被称作“乌克兰大白猪”。虽然家境优渥，但毕竟父母不在身边，凡事要看姑妈脸色，颇有“寄人篱下”之感，个性上也显得沉郁内向，寡言少语。

不过，肥姐也常常会有“惊人之举”，譬如她和同学悄悄将一堆垃圾放置于教室门框之上，待老师推门而入，垃圾便如天女散花般从天而降，弄得老师狼狈不堪。有时看完一部电影便会惟妙惟肖模仿片中不同人物。某日，心血来潮，将床单披在身上，煞有介事地扮成仙女散花，一不留神，把家里的古董花瓶碰碎，顿时吓得面如土色，佣人们生怕人怪罪，偷偷用胶水将花瓶粘牢，总算躲过“一劫”，肥姐的“闷皮”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肥姐日后成为香港娱乐界“大姐大”与其童年时代“顽劣”和“调皮”的个性不无关系。当年，邵氏电影公司招聘童星，沈殿霞前去应聘，导演让她表演乘兴而来，却瞥见厌恶之人表情，肥姐不假思索地吹着口哨步入考场，随即对着考官发出“哼”的一声，并露出鄙夷的神情，其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令导演捧腹。待试镜时，难度更大。她被要求将两只手摆在背后，喝完桌上的一碗罗宋汤，其他孩子面露难色，但肥姐灵机一动，干脆将整张脸埋于汤碗之中，快速喝完满满一大碗汤，还把碗舔得干干净净，然后抬起头，憨憨地望着镜头。只见她满脸都是红红的汤汁，滑稽可爱，导演二话没说，当即拍板，决定录用。从此，肥姐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演艺生涯。

虽然事业做得红红火火，但肥姐平生最牵挂者有二：一是故乡上海，一是女儿欣宜。1996年，肥姐应邀来沪，与程前、袁鸣，以及我，共同主持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典礼。尽管驰骋演艺界数十年，经历过无数风浪，但肥姐却做足功课，尤其是那些与她过往表达习惯截然不同词语和用词，她都用红笔一一圈出，并且背得滚瓜烂熟，不敢有丝毫懈怠。排练间隙，我陪她往愚园路去一遭。当踏入“岐山村”那条今天看来并不阔绰的弄堂，肥姐竟兴奋得如同孩子那样手舞足蹈，以一口地道、老派上海话，回忆童年时代的点点滴滴。言语间，那标志性的爽朗笑声似乎要穿透整条弄堂，惹得不少住户推开窗户，带着疑惑的神情，看着我们这些痴痴之人。夜幕降临，来到黄河路，面对一只只油光发亮的大闸蟹，肥姐更是笑得灿烂若桃花。肥姐吃蟹别有一功，她可将蟹盖、蟹脚吃得干干净净，吃完后竟然仍能拼成一只完整的蟹，叫人佩服。肥姐嗜蟹如命，移居温哥华因无蟹可尝，煎熬难忍，于是尝试空运，由于航空公司禁止携带活蟹，她便想出一绝招，即先在香港将蟹蒸到半熟，偷偷行李带上飞机，抵达目的地再蒸上一会儿，便可食用。2007年，肥姐因肝癌紧急入院手术。出院没几天，便给我打来电话，说，医生对其饮食严格管理，但她实在想吃几只大闸蟹，再来上一碗小馄饨和一大小笼。

她嘱我为其复刻数十集沪语情景剧《老娘舅》，以解乡思之苦。肥姐一生总体而言算是顺风顺水，唯独婚姻颇多磨难与坎坷。与秋官劳燕分飞后，女儿欣宜成为她心理支柱。有一回得闹阑尾炎，肥姐独自打出出租车从清水湾的家赶赴医院急诊，汽车刚启动时，她从后视镜瞥见保姆怀抱女儿默默注视，微风将女儿头发吹起，虽然平素乐观好强，但此时心里泛起一阵酸楚与凄凉，禁不住潸然泪下。待到医院，医生决定手术，也没有家属签字，一切都由她自己解决。短暂的脆弱与茫然过后，一想到女儿，肥姐便会变得更为坚强。所以，肥姐对女儿百般疼爱。欣宜想要减肥，肥姐四处寻觅减肥良方，得知有一种脂肪运动机，可通过揉搓震荡方式吸取脂肪，她忍痛亲自试验，弄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她自嘲道：“洗完澡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来了个全世界最肥的斑点狗。”但疼爱绝非溺爱，肥姐对欣宜管教甚严，欣宜减肥期间情绪波动大，用脚踢门以缓解压力，肥姐毫不客气地要女儿拿压岁钱作为维修费。当发现女儿顶撞外婆，肥姐更是严加呵斥，绝不手软。然而，女儿毕竟是自己的心头肉，是自己生命的延续，当人生大幕即将关闭时，肥姐更是拼尽最后一点气力，为女儿加油。2007年欣宜来沪参加明星戏曲真人秀《非常有戏》，以母亲钟爱的沪剧和越剧一路过关斩将，闯入决赛，于是肥姐不顾医生劝阻，暗暗决定来上海为女儿打气。由于担心女儿阻拦，肥姐刻意隐瞒，登机前谎称要做检查，不便接听电话。抵沪后，又特意与女儿分住不同酒店。决赛现场，肥姐身着绣花图案大红民族服装，突然现身。看到母亲身影，欣宜泣不成声，责怪母亲不听话。但肥姐大笑道：“女儿回家乡表演，我这个做妈的即使高烧发到105度，哪怕被抬出演播室，也一定要来。”彼时，她身体虚弱，说话时，几乎有点站不住，我赶紧搀扶着她，仍能感到她身体不停颤抖，但表情仍坦然自若。观众为肥姐那难以言表的母爱所感动，以掌声向这位伟大的母亲致敬！可是，回到后台，肥姐立刻瘫软在沙发上，歇了一会儿，握着我的手，轻轻地说：“真想再去‘岐山村’看看，可惜已力不从心了。”

时间忽忽已过十二载，但刹那的感动仍时常浮现脑海，也祝愿肥姐，这位在愚园路度过童年的“开心果”，在天上永远笑声朗朗。

二〇一九年七月廿一日晚

刘铮

叶扬

名著与画

梅松与雨果的《巴黎圣母院》

十九世纪初，英国作家司各特的历史小说风靡全欧，在其影响下，在法国诗坛、剧坛已经声名鹊起的年轻作家雨果，也在1831年发表了长篇历史小说《巴黎圣母院》。法国首都这座庄严雄浑的哥特式建筑，十二世纪中叶开始动工，历时百年方始完成，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屡经修缮和改建，晚近到雨果两岁那年，还见证了拿破仑的加冕大典。细读这部被作者自己称作“史诗剧场”的作品，参照它的标题，可以见出其匠心所在：以空间而言，圣母院这座历史建筑，不仅被用来作为小说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景，而且本身也成为了一位有血有肉的人物；以时间而论，则选择了十五世纪下半叶的路易十一朝作为背景，力图复原历史的画面。作者并且按照他在《“克伦威尔”序言》中所阐述的文学创作原则，塑造了畸形儿卡西莫多、吉卜赛女郎埃斯梅拉达、副主教弗洛罗和军官菲比斯等一系列虚拟人物，描摹刻画他们从外貌到内心，从灵魂到肉体，在美与丑、善与恶之间，形形色色的强烈对比和反差。

雨果的小说，免不了叙事宏大、负载过多的弱点。这部作品里，从建筑史、古代司法的公正性，到印刷术的兴起与流弊，作者都是不厌其烦地浓墨渲染，不过环绕着主要人物的遭遇这个核心故事，讲得还是有声有色，高潮起伏。小说出版后反响很大，立即被译成多种欧洲语言，影响所至，法国政府决定聘用著名建筑师，拨巨款重修历尽沧桑的巴黎圣母院。此书最早的英语译本（1833年），将标题改作《圣母院的驼子》，以后的译本全都沿袭这个标题，此书亦以此知名于英语世界。如此一改，将小说的重心从建筑转移到了在其中活动的人物，与作家的原意有所偏差。好莱坞雷城1939年出品的影片，也以这个标题进入中国，当时的中文译名《钟楼怪人》，沿袭了英文译本的改动。

雨果在小说中曾预言，像圣母院这样的教堂建筑，将因为印刷术的兴起而毁灭，思路有些怪诞，至少到今日并未应验，然而今年四月，这座建筑却差点毁于回禄之灾。法国国会

在七月已通过法案，定下完全按照原样复建的方针。所谓“原样”，也就是在小说的影响下，雨果本人生前所见到的重建的教堂的模样了。

此画出自法国学院派画家梅松（Luc-Olivier Merson, 1846—1920）笔下，题作《一滴水、一滴泪》，用的是小说第六卷第四章的标题。1903年，巴黎玛莱区沃照广场的“雨果之家”开张，特地聘请梅松创作了这幅油画，如今依然陈列其中。交稿时梅松给梅松请他作画的人写了一封信，指出自己在细节上大体按照原来的指示，唯一没能做到的就是他无法让埃斯梅拉达穿上短裙，露出腿部，不过他又说自己相信，他们一旦见到了画面，就会懂得他为何无法照办。看此画的“经营位置”，画家的说法并无道理。梅松出生在一个艺术家庭，父亲也是一位画家兼艺术评论家。他年甫弱冠，画作已在巴黎的沙龙展出，廿三岁那年，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罗马大奖金”，去意大利进修五年，画艺大进。1881年，他曾以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为题，创作过一幅插图，画面以教堂建筑为主，角度新颖，颇见当时兴起的象征主义的影响，很受好评。晚年，梅松除了教画以外，还应聘法国的邮局和银行之聘，设计创作了很多邮票和纸币。

人表情，肥姐不假思索地吹着口哨步入考场，随即对着考官发出“哼”的一声，并露出鄙夷的神情，其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令导演捧腹。待试镜时，难度更大。她被要求将两只手摆在背后，喝完桌上的一碗罗宋汤，其他孩子面露难色，但肥姐灵机一动，干脆将整张脸埋于汤碗之中，快速喝完满满一大碗汤，还把碗舔得干干净净，然后抬起头，憨憨地望着镜头。只见她满脸都是红红的汤汁，滑稽可爱，导演二话没说，当即拍板，决定录用。从此，肥姐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演艺生涯。

虽然事业做得红红火火，但肥姐平生最牵挂者有二：一是故乡上海，一是女儿欣宜。1996年，肥姐应邀来沪，与程前、袁鸣，以及我，共同主持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典礼。尽管驰骋演艺界数十年，经历过无数风浪，但肥姐却做足功课，尤其是那些与她过往表达习惯截然不同词语和用词，她都用红笔一一圈出，并且背得滚瓜烂熟，不敢有丝毫懈怠。排练间隙，我陪她往愚园路去一遭。当踏入“岐山村”那条今天看来并不阔绰的弄堂，肥姐竟兴奋得如同孩子那样手舞足蹈，以一口地道、老派上海话，回忆童年时代的点点滴滴。言语间，那标志性的爽朗笑声似乎要穿透整条弄堂，惹得不少住户推开窗户，带着疑惑的神情，看着我们这些痴痴之人。夜幕降临，来到黄河路，面对一只只油光发亮的大闸蟹，肥姐更是笑得灿烂若桃花。肥姐吃蟹别有一功，她可将蟹盖、蟹脚吃得干干净净，吃完后竟然仍能拼成一只完整的蟹，叫人佩服。肥姐嗜蟹如命，移居温哥华因无蟹可尝，煎熬难忍，于是尝试空运，由于航空公司禁止携带活蟹，她便想出一绝招，即先在香港将蟹蒸到半熟，偷偷行李带上飞机，抵达目的地再蒸上一会儿，便可食用。2007年，肥姐因肝癌紧急入院手术。出院没几天，便给我打来电话，说，医生对其饮食严格管理，但她实在想吃几只大闸蟹，再来上一碗小馄饨和一大小笼。

她嘱我为其复刻数十集沪语情景剧《老娘舅》，以解乡思之苦。肥姐一生总体而言算是顺风顺水，唯独婚姻颇多磨难与坎坷。与秋官劳燕分飞后，女儿欣宜成为她心理支柱。有一回得闹阑尾炎，肥姐独自打出出租车从清水湾的家赶赴医院急诊，汽车刚启动时，她从后视镜瞥见保姆怀抱女儿默默注视，微风将女儿头发吹起，虽然平素乐观好强，但此时心里泛起一阵酸楚与凄凉，禁不住潸然泪下。待到医院，医生决定手术，也没有家属签字，一切都由她自己解决。短暂的脆弱与茫然过后，一想到女儿，肥姐便会变得更为坚强。所以，肥姐对女儿百般疼爱。欣宜想要减肥，肥姐四处寻觅减肥良方，得知有一种脂肪运动机，可通过揉搓震荡方式吸取脂肪，她忍痛亲自试验，弄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她自嘲道：“洗完澡照镜子，自己都吓一跳，来了个全世界最肥的斑点狗。”但疼爱绝非溺爱，肥姐对欣宜管教甚严，欣宜减肥期间情绪波动大，用脚踢门以缓解压力，肥姐毫不客气地要女儿拿压岁钱作为维修费。当发现女儿顶撞外婆，肥姐更是严加呵斥，绝不手软。然而，女儿毕竟是自己的心头肉，是自己生命的延续，当人生大幕即将关闭时，肥姐更是拼尽最后一点气力，为女儿加油。2007年欣宜来沪参加明星戏曲真人秀《非常有戏》，以母亲钟爱的沪剧和越剧一路过关斩将，闯入决赛，于是肥姐不顾医生劝阻，暗暗决定来上海为女儿打气。由于担心女儿阻拦，肥姐刻意隐瞒，登机前谎称要做检查，不便接听电话。抵沪后，又特意与女儿分住不同酒店。决赛现场，肥姐身着绣花图案大红民族服装，突然现身。看到母亲身影，欣宜泣不成声，责怪母亲不听话。但肥姐大笑道：“女儿回家乡表演，我这个做妈的即使高烧发到105度，哪怕被抬出演播室，也一定要来。”彼时，她身体虚弱，说话时，几乎有点站不住，我赶紧搀扶着她，仍能感到她身体不停颤抖，但表情仍坦然自若。观众为肥姐那难以言表的母爱所感动，以掌声向这位伟大的母亲致敬！可是，回到后台，肥姐立刻瘫软在沙发上，歇了一会儿，握着我的手，轻轻地说：“真想再去‘岐山村’看看，可惜已力不从心了。”

时间忽忽已过十二载，但刹那的感动仍时常浮现脑海，也祝愿肥姐，这位在愚园路度过童年的“开心果”，在天上永远笑声朗朗。

二〇一九年七月廿一日晚

刘铮

叶扬

名著与画

梅松与雨果的《巴黎圣母院》

十九世纪初，英国作家司各特的历史小说风靡全欧，在其影响下，在法国诗坛、剧坛已经声名鹊起的年轻作家雨果，也在1831年发表了长篇历史小说《巴黎圣母院》。法国首都这座庄严雄浑的哥特式建筑，十二世纪中叶开始动工，历时百年方始完成，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屡经修缮和改建，晚近到雨果两岁那年，还见证了拿破仑的加冕大典。细读这部被作者自己称作“史诗剧场”的作品，参照它的标题，可以见出其匠心所在：以空间而言，圣母院这座历史建筑，不仅被用来作为小说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景，而且本身也成为了一位有血有肉的人物；以时间而论，则选择了十五世纪下半叶的路易十一朝作为背景，力图复原历史的画面。作者并且按照他在《“克伦威尔”序言》中所阐述的文学创作原则，塑造了畸形儿卡西莫多、吉卜赛女郎埃斯梅拉达、副主教弗洛罗和军官菲比斯等一系列虚拟人物，描摹刻画他们从外貌到内心，从灵魂到肉体，在美与丑、善与恶之间，形形色色的强烈对比和反差。

雨果的小说，免不了叙事宏大、负载过多的弱点。这部作品里，从建筑史、古代司法的公正性，到印刷术的兴起与流弊，作者都是不厌其烦地浓墨渲染，不过环绕着主要人物的遭遇这个核心故事，讲得还是有声有色，高潮起伏。小说出版后反响很大，立即被译成多种欧洲语言，影响所至，法国政府决定聘用著名建筑师，拨巨款重修历尽沧桑的巴黎圣母院。此书最早的英语译本（1833年），将标题改作《圣母院的驼子》，以后的译本全都沿袭这个标题，此书亦以此知名于英语世界。如此一改，将小说的重心从建筑转移到了在其中活动的人物，与作家的原意有所偏差。好莱坞雷城1939年出品的影片，也以这个标题进入中国，当时的中文译名《钟楼怪人》，沿袭了英文译本的改动。

雨果在小说中曾预言，像圣母院这样的教堂建筑，将因为印刷术的兴起而毁灭，思路有些怪诞，至少到今日并未应验，然而今年四月，这座建筑却差点毁于回禄之灾。法国国会

在七月已通过法案，定下完全按照原样复建的方针。所谓“原样”，也就是在小说的影响下，雨果本人生前所见到的重建的教堂的模样了。

此画出自法国学院派画家梅松（Luc-Olivier Merson, 1846—1920）笔下，题作《一滴水、一滴泪》，用的是小说第六卷第四章的标题。1903年，巴黎玛莱区沃照广场的“雨果之家”开张，特地聘请梅松创作了这幅油画，如今依然陈列其中。交稿时梅松给梅松请他作画的人写了一封信，指出自己在细节上大体按照原来的指示，唯一没能做到的就是他无法让埃斯梅拉达穿上短裙，露出腿部，不过他又说自己相信，他们一旦见到了画面，就会懂得他为何无法照办。看此画的“经营位置”，画家的说法并无道理。梅松出生在一个艺术家庭，父亲也是一位画家兼艺术评论家。他年甫弱冠，画作已在巴黎的沙龙展出，廿三岁那年，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罗马大奖金”，去意大利进修五年，画艺大进。1881年，他曾以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为题，创作过一幅插图，画面以教堂建筑为主，角度新颖，颇见当时兴起的象征主义的影响，很受好评。晚年，梅松除了教画以外，还应聘法国的邮局和银行之聘，设计创作了很多邮票和纸币。

在七月已通过法案，定下完全按照原样复建的方针。所谓“原样”，也就是在小说的影响下，雨果本人生前所见到的重建的教堂的模样了。

此画出自法国学院派画家梅松（Luc-Olivier Merson, 1846—1920）笔下，题作《一滴水、一滴泪》，用的是小说第六卷第四章的标题。1903年，巴黎玛莱区沃照广场的“雨果之家”开张，特地聘请梅松创作了这幅油画，如今依然陈列其中。交稿时梅松给梅松请他作画的人写了一封信，指出自己在细节上大体按照原来的指示，唯一没能做到的就是他无法让埃斯梅拉达穿上短裙，露出腿部，不过他又说自己相信，他们一旦见到了画面，就会懂得他为何无法照办。看此画的“经营位置”，画家的说法并无道理。梅松出生在一个艺术家庭，父亲也是一位画家兼艺术评论家。他年甫弱冠，画作已在巴黎的沙龙展出，廿三岁那年，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罗马大奖金”，去意大利进修五年，画艺大进。1881年，他曾以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为题，创作过一幅插图，画面以教堂建筑为主，角度新颖，颇见当时兴起的象征主义的影响，很受好评。晚年，梅松除了教画以外，还应聘法国的邮局和银行之聘，设计创作了很多邮票和纸币。

在七月已通过法案，定下完全按照原样复建的方针。所谓“原样”，也就是在小说的影响下，雨果本人生前所见到的重建的教堂的模样了。

笔会 周末茶座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顾铮

菲利普·拉金拍摄的艾米斯夫妇

美国诗人菲利普·拉金（1922—1985）在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图书馆工作。工作之余，写诗以外，摄影是他的业余消遣。近年来，他的摄影逐渐为人重视，并有摄影集出版。他只拍摄身边日常，女友倩影、家门口风景、旅行所见都是他的眼界所到。当然，来往女友可能也是他的拍摄对象。不过，能够进入他镜头的只是极少数好友。

他与“愤怒的青年”派作家、小说《幸运的吉姆》作者金斯利·艾米斯（1922—1995）是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校友。两人同年出生，又是校友，相互欣赏，交往相当密切。这张照片是拉金于1958年拍摄的艾米斯夫妇。出版于1954年的《幸运的吉姆》使得艾米斯一举成名。三年后，小说《幸运的吉姆》又被拍成电影上映。虽说此照片拍摄于艾米斯风头最健的时候，但拉金的照片并无阿谀，只是捕捉了他们夫妇在伦敦街头驻足报亭的一刻，但也给他们与后人留下了作家日常生活的难得记忆。

在七月已通过法案，定下完全按照原样复建的方针。所谓“原样”，也就是在小说的影响下，雨果本人生前所见到的重建的教堂的模样了。

傅雷推荐任二北

不日记

到了我。而我认为此种有价值的学术著作，理由由国家出版社出版，故不揣冒昧，敢为推荐。

傅雷 五、十一日

附《唐戏弄》说明五纸及《敦煌曲初探》一册，另部挂号寄京。

此信起首又有朱笔“任二北先生所著《唐戏弄》稿”一行字，似仍出自傅雷手笔。据拍实图录介绍，这批资料的汇集年份是1955年，因此，傅雷此信也当写于1955年5月11日。信上又有“请任叔同志考虑 楼14/5”一行黑笔批语。“任叔”当为作家王任叔，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楼”则为作家楼适夷，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他是傅雷好友。显而易见，楼适夷同年5月14日收到傅雷此信后，即转送王任叔审处。信中提到的吴瞿安即吴梅（1884—1939），现代著名戏曲研究家；郑西谛即郑振铎，现代著名作家、藏书家。

任二北，即任半塘（1897—1991），字中敏，号二北，著名词曲学家、古典戏曲研究家。他最大的学术贡献是从文学史和艺术史的角度，广征博引，周密考证，厘清了汉乐府、敦煌歌辞、诗、词、散曲的音乐线索，对中国古代戏曲作出了新的解读，超越前人而自成一家之言。任二北著编甚丰，《唐戏弄》是他集大成的代表作，但出版并非一帆风顺，从傅雷此信可知，他为何希望《唐戏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为何会请傅雷出面推荐。正是由于傅雷（当然还包括其他专家）的鼎力推荐，人民文学出版社终于在三年之后也即1958年出版了《唐戏弄》，从而奠定了任二北在词曲研究领域的权威学术地位。

傅雷是翻译外国文学尤其是法国文学名著的大家，但他对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化也有很深的造诣。这从他在《傅雷家书》中一再教导儿子傅聪潜心攻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可以看出，也从前些年新发现的他致好友刘抗之子刘太格的信中建议太格认真研究中国古典园林可以看出，现在又可从他对任二北研究古代戏曲“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唐戏弄》的推重可以看出。这也是傅雷这通佚简的价值之所在。

胃镜

望野眼

命运驱使我去做胃镜。也好，毕竟可以和未知的身体内部见个面，打个招呼，负点儿责。

正式检查之前，要证明没有传染病。乙肝、丙肝、梅毒、艾滋病，口说无凭，须以鲜血为证。胃深居身体中央，掌三军粮草之要务，果然威严重，窥见它并非易事，只得撸起袖子老实献祭。然后回家斋戒，禁食禁水，早睡早起。带好一堆毛巾和垫子，又奔医院而去。身为现代医学的受益者，对“检查”抱有信赖，去未曾体验过的地方做检查，竟然更有一点好奇。虽然号称无痛，并不知道麻醉是怎么一回事。大约只让食道失去感觉吧？

当然不是！

“内镜中心”，是个战场。前脚进门，就听得医生喝问，“给你的药呢！”摸它出来，颤颤巍巍开一瓶。“快点快点”——竟火速吞了一瓶麻醉剂。刚开始吧吧味，味儿就消失了。唔，我那辛勤劳作的食道暂时休息了。“手伸出来”，她继续指

挥。左臂上抽血的针眼儿还在疼着，只好贡献出宝贵的右手。这会儿，嗓子虽麻，脑子还清醒，警铃大作。又要打针，那是全身麻醉吗？

已而果然。麻醉针扎在手背上。针头极长，纤秀银亮；管子幼细，是极其乖巧的乳白色。楚楚可怜，但果然是切肤之痛。我被撵到病床边，按要求卧倒。口中插个空管，鼻孔里输送氧气。“手背很疼……”医生也许在心里冷笑，直接按剂量将我麻醉。

据说只过了二十分钟。丈夫的脸忽然出现。他快乐地听了听我说话，“上下嘴唇都对不齐”。我还没有失去人文的意识，当然要保护尊严。坐起来，一歪。原来已置身于苏醒恢复区域。地下，又一歪。周围几张小床上，全是软成面条的人，和他们钉在地板上的亲属。我的“同期”们，大多还没能起身。

我和我的胃见面了。它已发炎负伤，在报告上发出预警。世路多歧，人生灾难，它劝我从此好好吃饭。

陆蓉蓉

非专业眼光

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1922—1985）在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图书馆工作。工作之余，写诗以外，摄影是他的业余消遣。近年来，他的摄影逐渐为人重视，并有摄影集出版。他只拍摄身边日常，女友倩影、家门口风景、旅行所见都是他的眼界所到。当然，来往女友可能也是他的拍摄对象。不过，能够进入他镜头的只是极少数好友。

他与“愤怒的青年”派作家、小说《幸运的吉姆》作者金斯利·艾米斯（1922—1995）是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校友。两人同年出生，又是校友，相互欣赏，交往相当密切。这张照片是拉金于1958年拍摄的艾米斯夫妇。出版于1954年的《幸运的吉姆》使得艾米斯一举成名。三年后，小说《幸运的吉姆》又被拍成电影上映。虽说此照片拍摄于艾米斯风头最健的时候，但拉金的照片并无阿谀，只是捕捉了他们夫妇在伦敦街头驻足报亭的一刻，但也给他们与后人留下了作家日常生活的难得记忆。

在七月已通过法案，定下完全按照原样复建的方针。所谓“原样”，也就是在小说的影响下，雨果本人生前所见到的重建的教堂的模样了。